

【姬屋藏郊】 昆仑一梦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90515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905157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, 发郊
Character:	殷郊, 姬发, 陈牧驰 - Character, 于适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6 Words: 8,577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 昆仑一梦

by [yizibuti](#)

Summary

发郊现代au

【姬屋藏郊】 昆仑一梦

—

屋里有人在走路，走得极轻。

正值秋季的昆仑山，在辰生出一池寒冰冷雾，冰冷的风携着雾气从未关紧的窗帘流淌进屋，漫成晦涩的灰侵到殷郊手边，迷迷糊糊地指尖像被风的利齿咬了窟窿，殷郊把手缩进被子里，又捂住脸挡住灰色不甚明朗的天光，模糊的气音从指缝里飘出来。

“姜文焕我又不是今天就死，你来这么早做什么。”

无人回应。

脚步声软得像一道盘起的长鞭翘起了鞭梢，轻地打在了更近的床边，风一时剧烈了许多，卷起窗帘的尾，映出个更熟悉的身影，挡住微弱的天光，。

“冷啊，姬发关下窗户。”殷郊把被子拉到头顶，挡住突然漏进来的冷风。

窗户被关紧了，屋里乍亮而后又回到迷蒙的灰里，关窗的人站在床前很轻地呼吸，不像昆仑山秋天的烈风，像西歧春天解冻时轻柔的风落在大地上。

殷郊睡得很认真，被子裹住了他全身，像一只鸟呼吸的胸脯，软和地起伏着。

床前的人站了许久，站得天光又白了一分，这才悄悄掩了门出了卧室。

殷郊掀了被子半坐起，乱发掩在他眼前，卧室的门被推开，他惊得提起被子到下颌，昏暗的晨光里他深邃眉眼睁着一双黑透了的眸子，像一只被猎人捉到的深山猎物。

“知道你醒了。”推门进来的人笑得有些促狭。

殷郊抓了把头发，翻身下床，背对着来人换衣服，他的背颈对于近一米九的身高而言不算宽阔，此时更伶仃了一些，像被砍去羽翼尖锐的蝴蝶骨，在他的动作下似乎要穿透皮肤。宽松大领的睡衣扔在床上，一件高领的毛衣从头罩下，他迟疑了下未换裤子，转过来时，毛衣抵紧到下颌，托着他一张将醒未醒似从灰烬里重生的脸。

“你怎么来了。”殷郊打了个哈欠问，他避开姬发的眼睛。

“你叫我，我便来了。”姬发挽起白衬衫的袖口，手上尚有未干的水渍，一直浸到臂弯处，

冷冷似结了一臂的霜雪。

殷郊抬高音量：“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。”

姬发笑着不说话，殷郊抓了下过长的头发，丝丝缕缕从指缝里滑过，他知道眼前的人迟早有一天会找上来，但他始终没有准备好重新见到他，只好侧身走出房门。

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个月，第一次发觉南北通透的房屋竟有了逼仄的压迫，尚灰着的阴沉的晨，混和着湿漉冰冷的空气，在刚被姬发简单收拾了一下算能被称之为客厅的地方，酝酿出一股破败的气息。

厨房在客厅边上，中间用一个木桌作为餐桌将其隔开，灶台上蓝色火焰舔着锅底，锅里腾起白色雾气，米香慢慢地飘到客厅里。

殷郊试图假装自己未闻到香气，拧开屋外的水龙头，用手捧起冷水，他把脸浸在手掌里，凉凉地打了个寒噤，冰冷的水让他清醒了些许，他蹲在草地上不想站起，不想回头，他知道姬发在看他。

“要不要再煮个鸡蛋。”姬发站在门口看了许久问。

殷郊手掌里的水快要被他捂热，避无可避，只好走在餐桌边坐着，吹落餐桌上的草叶，僵着脖子点头：“好，吃完我送你下山。”

姬发垂着手臂笑说：“我刚来你就要我走。”手臂爆出青色的筋络。

“这里条件太差了。”殷郊说了一句，又沉默了，他抬头，灰雾消散了些许，他想太阳快升起来了。

高原的阳光开始照在这个木屋里，一条泾渭分明的光，横在他俩中间。

“我什么都没有带，你赶我走就只能睡在路边了。”姬发说着，他长得乖巧，琉璃似的眼珠看着殷郊，又眨了下眼垂下眼睑，一副示弱的样子，“会冻死，饿死，被殷寿抓回去打死。”

殷郊心软，姬发总是把自己放在天平上，看着殷郊放上去更重的砝码。

殷郊果然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让人来接你。”

“好啊，吃完这顿我跟你走。”

殷郊假装没听懂姬发话里的套路，靠在椅背上看着对面的人。

厨房煮鸡蛋的锅被热气顶起了锅盖，发出鸣的长响，姬发站起身去关火，他剪短了头，殷郊盯着他，卡其色的衬衫黑色长裤，在阴影里温润的样子，殷郊不由一阵恍惚，开口说：“我是不是见过……”

姬发听了一愣，侧过身看他，殷郊别开眼睛，“我没见过你煮鸡蛋。”

姬发突然有些高兴，他跨过那道光坐到殷郊对面，细碎的光照着他的额发像一根根金色的小针。他直直地看着殷郊，如以往许多年一样，殷郊任他看着，风又吹了些草叶到桌上，姬发突然伸了手，殷郊条件反射似地抓住姬发停在他耳边的手，“你干什么。”

“你脸上沾了一根草。”

“哦。”殷郊悻悻地放手，他对姬发的信任总是毫无根据，一时对反应过度竟不好意思起来，脸迎着姬发的手贴过去。

温凉的手摘掉脸上的头发，然后猝不及防地伸向他的脖子拉下高领毛衣，一道鲜红的血线落到姬发的眼睛里，像一把刀截断了姬发的眼睛。

殷郊紧紧抓住姬发的手腕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“你骗我。”

“我能不能碰它。”姬发盯着血痕，很轻地问。

殷郊不放手，他看见水光从姬发的眼睛里涌出来，不由收了力道，甩掉姬发的手，站起来扭头就走。

“一道伤疤，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走了几步，又咬牙转过身说：“与你没有关系。”

太阳大约被云遮住了，一时竟昏暗了起来，穿堂的风和草场外马嘶的声音变得异常清晰，倒像是昆仑山这一切灰暗的不可言明的情绪将阳光赶得干干净净。

姬发走过来，抱住他，殷郊比他高，他抱着时脸正好埋在领口，明明是毛衣被太阳晒透松散的阳光的味道，偏让他闻出些铁锈血腥气。

“我以为你死了。”

殷郊怔忡地想，仇人的儿子死了不好吗，手不由自主拍上姬发的肩膀，笨拙地说：“我不是没死吗？”

“你还活着。”

殷郊没说话，他还活着，但他终究是要死的。

二

姜文焕中午才上山，带着一车补给，打开全是方便食品，姬发帮着塞进柜子里，边塞边问：“他这段时间全吃这个？”

“他能吃这些就谢天谢地了。”姜文焕是个温厚的人，良善可亲，他抬高了身体要把东西塞进顶柜，声音有些岔气，站直了才认真说，“你知道他不会做，我说请人帮他，他又不愿意有人在这里，我都不知道他现在还愿不愿吃饭。”

姬发关好柜门说：“你一会儿带我去买些菜。”

姜文焕温和地回说：“你要什么，我一会儿买了送过来。”

姬发倒也不推辞，点了点头。

殷郊站在草甸上给马洗澡，正午的阳光绸缎似地披在他半裸的身体上，小麦色的肌肤闪着光，脚边的小狗摇着身体甩了他一身的水，他也不生气，笑得比阳光还热烈。

“这里适合他。”姬发说。

姜文焕眯起眼睛：“鄂顺也这么说。”继而笑道，“他居然同意你留下来，我是老板他都不让我在这里。”

“他心软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说他心软的人可不多，一个课题压了我三个月没让过。”

姬发笑，当年在实验室他不小心污染了标本，殷郊给他求情被殷寿抽了一后背的鞭伤，殷郊躺在床上，眼睛黑幽幽的，又冒出些火苗，边抽气边说你不要怪我父亲，做错事要有人受罚，我挨顿揍你能继续待在实验室，圣洁得像个受罚的修女。

“他还可以活多久？”姬发突然问，他的声音像把生锈的刀。

“不知道。”姜文焕沉默了一会，说，“姜师说或许随时会死，或许半年，或许永生。”

“永生？九尾狐项目研究到了姐己六号已经能让人复生，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什么让人不死不灭的东西？”

“得有吧，代价这么大。”姜文焕说着侧头看他一眼，“如果真的有，你会选择让他活半年，还是永生。”

“我想他活着。”

远处殷郊被狗扑到半身，他扬起头，鲜红的血痕在阳光下异常醒目，像一道燃烧着永恒不灭的赤色的火。

殷郊见一桌子菜愣了一下，他狐疑地看着姬发：“你会做饭。”

姬发把肉丢进高压锅里，按下按键，“在朝歌我煮的肉喂了狗吗？”

“我以为你叫的外卖。”殷郊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什么外卖叫了四五年味道没变过？”说来也气，殷郊是挑食也不挑食，平日里随意塞个三明治能活，正经吃饭专捡姬发会做的吃，合着这么多年当姬发点的外卖。

“西岐二公子跑来昆仑山当厨子，说出去让人笑死。”

姬发腹诽，早让人笑死了。

“太子伴读给太子做饭，不是天经地义？”

两人读书时，老有人挤兑姬发说他是太子伴读，平日里实验室的事情都忙得俩人焦头烂额没放在心上，研究生毕业时聚餐，喝醉了的殷郊抱着姬发在操场大喊，去你大爷的伴读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姬发，最好的兄弟姬发，给姬发喊得脸都绿了。

殷郊突然不提赶他走了，大约是吃了一顿饭嘴短的缘故，许久未吃到正常饭菜的殷郊，晚上抱着吃得圆滚滚的肚子在木屋周围散步消食，姬发收拾完厨房倚在门口好笑地看着殷郊转圈。

“都是你害的，不准笑。”

殷郊跑累了，寻了把椅子坐在门口仰头看天，天上的星星倾倒一池星河，闪出波光粼粼的蓝绿。高山寂静，听得见风吹过树林的声音，听小虫穿过草丛的声音，听得见被风送过的不知名的鸟远远鸣叫。

“我以前就想过抛下一切过这样的田园生活。”

“你不会。”

“是啊，我不会，但为了你我会。”

殷郊说：“我不需要。”

姬发回：“我需要。”

殷郊是他在朝歌八年而生的骨血之脉，殷郊脖子涌出来的血亦是他的血，从那一日起他也渐成一根没有血液干枯的藤枝。

殷郊顿时有些焦躁地说：“姬发，你没必要……”

“我早该告诉你。”姬发很柔和地对殷郊说，“我应该在你十七岁的时候就告诉你，我爱你。”他的眼睛又落到殷郊的脖子上，继而说，“我们错过这么多时日，都是我的错。”

殷郊竟听出些威胁的味道，眼前这个人剖开自己的心，血淋淋地说都是我的错，好似他拒绝，姬发便要把心取出来摔在地上。

他扭头不忍看姬发的眼睛，酸涩直冲胸膛。

他站起来要走，姬发叫住他，他紧张地缩紧身体。

“我今天晚上睡哪儿。”

殷郊顿时想把这个人从木台上踹下去。

两个大男人站在单人床前上发了愁，姬发穿了套殷郊的睡衣，松松垮垮挂在肩上，他看了殷郊一眼说：“你知道早上我看着你在想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这么小的床怎么睡得下我们两个人。”

殷郊仰躺到床上，伸开手臂，“来，哥哥抱你。”

他的睡袍半敞着胸口，麦色肌肤淌着蜜糖样的色泽，动作间隐约可见胸前的凸起擦过白色的睡袍，脖颈血痕之上是张过分美丽的脸，姬发在那张脸上见过所有情绪，微笑的，生气的，愤怒的，羞耻的，微张着嘴高潮的。

但此时说完哥哥两个字的殷郊的脸冷了下来，扭头不再说话。

姬发走过去捏住殷郊的下巴，轻柔的吻落到殷郊嘴唇上，吻得深了再分开，殷郊抬起脖子索吻，姬发按住他肩膀，调笑着说：“想要？叫声哥哥。”

殷郊一把抓住姬发的腰将人掀翻了推了半边身子挂在床弦，“行啊，哥哥。”

姬发抓住他手臂，“掉下去了！”

殷郊笑着一把把人捞回来，两人平躺着殷郊总觉得要掉下去了，只好侧身背对着姬发。

姬发从背后贴住殷郊小声说：“那天后我一直在做梦，你的头掉在我手上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出血泪。”

殷郊忍无可忍转过来和姬发面对面，怒道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。”

“我想看你的脑袋还在你脖子上。”

殷郊抓住姬发的手按在跳动的大动脉上，凶狠地咬在姬发的嘴上，生腥的血气被殷郊吮到嘴中，姬发抱着他，额头紧贴着额头，殷郊不敢动，再看时，姬发已抱着他睡着，嘴边尚留一片殷红的血渍。

三

姜文焕送他来这里时，昆仑山上正值夏季，远处雪山白雪皑皑，山脚下绿草成茵，牛羊成群地从草地跑过，偶尔见到野马群从吉普车旁奔腾而过，踏起一片烟尘。

苏醒不久的殷郊盯着车窗外的生灵说了第一句话，文焕我要做什么，姜文焕叹气说表哥你想做什么，在这里都可以。

于是殷郊骑着马跑到草甸上，他盘腿坐在草地上，闭上眼睛让这昆仑山的风吹过身体，让昆仑山的阳光刺痛皮肤，他曾问，文焕我为什么还活着。

他想起睁着眼死在浴缸里的母亲，血色的水漫满整个浴室，想起叔祖放在玻璃瓶里依旧突突跳动的血管，想起透过崇应彪割开他喉咙溅起的血扇里姬发的脸，他的血液一度一度地冷掉，在想起父亲时，可笑地重新炙热起来，他想那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恨可能是绝望。

姜文焕坐在他身边，面容坚毅得像最坚强的战士，提到父亲和鄂顺时才露出一丝苦色。

殷郊痛苦得蜷缩在病床上时，他变成了最懦弱的孩子，姬己七号从心脏注入，属于父亲的血清又一次回到他体内，重新唤醒他的生命。

他杀了你父亲和鄂顺，而你却救了他的儿子。

不是，姜文焕握住他的手，你是我姑姑的儿子。

“母亲……”

姬发担忧地看着睡梦中哭泣的殷郊，泪水濡湿他的鬓角，他不敢叫醒他。

终于在殷郊哭醒后睁眼看清眼前人的一瞬，他轻声叫了句：“姬发。”

“嗯。”

殷郊头痛如裂，姬发按住他太阳穴揉了一会儿，被殷郊搂住脖子埋在胸口，“别动，我靠一会儿。”

“你还记得怎么骑马吗？”殷郊突然问。

“记得。”

“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
殷郊骑惯了他的黑马，马额头一线白光，如闪电，姬发挑了一匹白马，两人骑着朝昆仑山下草甸奔去，殷郊换了个长白袍，姬发未带其他衣物，穿了殷郊的白衬衫，松垮披在上身竟也别有一番意味。

殷郊执着缰绳指向远处的河流，“看到那条河了吗，我们比赛看谁先到。”

姬发勒了马说：“一定是我赢。”

“我以前马术课赢你的时候少，现在可不一定！”殷郊大声笑道，“你可不能让我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让过你！”姬发说着双腿夹马肚，已朝远处驰骋过去。

风烈烈地吹起，姬发像一只银色的箭破空而出，素驕而过。

殷郊紧随其后，鼓起的白袍衣摆上下翻飞，恰如狂风穿过巨松，猎猎有声，千枝万叶风嗖嗖。

到底是姬发快些，他勒了马在河边等着殷郊，白衣黑裤骑在白马上，好一个俊俏的少年郎。

殷郊朝他招了招手，姬发不明所以骑马走近，殷郊探出身体，姬发松散的衬衫未扣紧，露出一片雪白的胸口，他伸手系上顶上两颗扣子，拍了拍姬发的脸，“标致！”

两人骑着马慢慢走在河边，细碎的阳光透过树木照在身上影影绰绰。

“带我来这里只为骑马”

“不只是骑马。我在这里想了许多的事情，想母亲，想你。”殷郊苦笑地停顿了下，“还有我父亲，想为什么我还活着。”

“你想明白了什么。”

“想明白了我不得不承认的事实，他不爱我母亲，也不愿爱他的儿子。”

殷郊有着高耸的眉骨，突然落下近近似断裂的山根，不知从他心里冒起的恨在这皱眉处曾停留过多少次，如今却是平静的绝望，细碎的光落在眼里，瞳孔应是琥珀色，姬发看着他近乎墨黑的瞳，像最深的红聚成了这暗黑。

“那你想像我一样复仇吗？”姬发像个君主向骑士发问。

殷郊打马向前，他平视着姬发。

“我是殷寿的儿子。”

“从那天起，你已经不是了。”

“我是父亲的儿子，姬己七号在我的血液里起着作用，姬发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”

姬发突然想亲吻殷郊，亲吻他哀伤的眼睛。

“殷郊，我在这里，我找到了你。”

殷郊突地笑死了，“我不敢保证他是否真的死了，姬发，我想与你一起复仇。”马踏进河中，溅起一片水花。

“好。”姬发坚定地看向殷郊，“你不能反悔。”

“我从不后悔之事。”

姬发一股热气涌在胸口，双指夹在口中长啸一声，仿佛死亡的秃鹫已从他头顶飞远。

四

昆仑山的秋的萧瑟是一层一层叠加上来的，早上一阵秋风，中午一阵秋雨，天气就凉了半截，殷郊不怕冷，姬发裹着毛衣毛毯缩在屋里办公，手边放着滚烫的开水，早几日殷郊放牧让他待在家里，姬发偏要跟着，秋风一来，早晚的低气温里，姬发打电话的声音都在发抖，天冷手机的电池掉得极快，还未到晚上手机就关了机，殷郊还诧异怎么不接了，姬发把手机塞殷郊胸口，抱住殷郊瑟瑟发抖说没电了你给它发发电，殷郊无法只得牵了马晚出

早归，天气更凉后索性待在屋里陪姬发。

殷郊无事，姬发在桌这头办公，殷郊只得趴在桌上睡觉，睡得认真，呼吸声轻轻柔柔地，细密的长睫毛颤动如蝶翼。姬发端详了好一阵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连震了十好几下，那头殷郊也醒了，脸捂在手臂里，“文焕吧？他说什么？”

姬发看了会说：“鄂顺醒了，但得有人下山取补给。”

殷郊揉揉脸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去拿。”

取补给的小店在下山的十字路口处。现在的小店除了卖一些日用品，还兼职寄取快递和卖福利彩票，殷郊绕过堆叠到天花板的快递，在灰暗的角落里找到了写着姜文焕名字的包裹，正要拿着去门口扫码，店里进来了两个买彩票的人，殷郊本不在意，打算扫了包裹就走，店主正给选了彩票号码的俩人打票，殷郊也只好靠在快递架边等着，昆仑山处少民多，但长到殷郊这样快一米九的人却不多，那两人看了他一眼，估摸着 he 看着贵气不缺钱的样子，突然拉起了话头。

“哥们儿，想赚钱不？”

殷郊靠在架子上，抱着双臂懒散地问：“怎么个赚法？”

“我有渠道，内部消息包赚！”

“什么内部消息这么灵通，总不能无凭无据吧？”

“我听说最近是什么要联姻，对吧？”另一个也凑了个热闹。

殷郊好笑地说：“联姻也能赚，婚介所上市？”

“什么婚介所，大集团，西岐知道不？姜家知道不？”

殷郊微微站直了身体。

那边老板已打好了彩票，殷郊没什么兴趣地说：“没听过，没钱啊，投不起。”

殷郊把包裹挂在马鞍上，十字路口风大，吹得马在原地直打转，他拍了拍马脖子，皱起眉说：“你怎么也像姬发一样娇气怕冷，冻少了。”他跨上马一直骑到草甸上，草原下午的风吹起长至肩膀的头发，乱作一团，他心里发闷，像穿堂的风被另一边锁上的门阻了去处，在屋里乱窜着，冲得他头和心生闷地痛。

他一直坐到月上枝头，一轮圆月升在草甸上。

姬发终于找来，看着月光照在殷郊的身上，像一条雪山解冻的河，水顺着雪山流淌在草原上，流向不知名的远方。

他打马向前，走到殷郊身边。

“怎么没回来吃饭。”

殷郊翻身上马，看也不看他一眼说：“不饿。”

马随主人，暴躁地在草地上概起蹄子。

殷郊双腿夹马，也不理姬发，远远地跑开，烈风吹鼓他的白衣，似乎要用这烈风如刀破开躯体。

跑了一圈，马驮着他又跑回原地。

姬发牵着白马站在原地，见他回来，便牵着马走近，姬发穿着他的白色毛衣，袖子略长了些，盖住了他半只手，月光下能看见他冻得发青的手指尖。

殷马看了一眼不知为何心尖被鞭子轻抽了一下，泛出细微的痛，勒住马说：“西岐不忙吗？你一直在这里守着我做什么。”

姬发怔了一下，皱起眉头正要问，又突然想起了什么眼睛里含了笑意，难得笑得像当年，少年笑得眼角弯起来。

殷郊坐在马上怒道：“你笑什么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高兴。”

殷郊扯着缰绳又要跑。

姬发很开心地跟在后面追着跑。

“你是不是知道我和邑姜要订婚了。”

殷郊坐在马上俯视他，横眉怒目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姬发又笑了，他走近了仰望着他的小太子，月光落在他瞳孔，燃出幽幽的蓝火，又好像一池的星星全倾倒在他眼睛里，“你别生气。”

殷郊扭头去看天上的月亮远处的树林地上的草枝，低声说：“我没有生气。”

姬发顺着捋毛。

“好，你没有生气，是我一个人开心。”

殷郊也下了马，穿堂风从开了一角的门缝里卷了出去，卷得一地烟尘，他牵着马，逆着月色的脸有属于夜色的悲伤。

“你应当回去。”

姬发仍看着他。

“你还记不记得姜阿姨有一次要你去相亲，那个女孩子眼睛很大长得漂亮极了，你害怕让我去，我对她说殷郊刚打完架把人送医院，把她吓得回家就告了你的状，姜阿姨罚你跪了一夜。”

殷郊颜色缓和些，想起往事也笑了一下。

“我那时不高兴，与你现在是一样的。”

殷郊咬着牙说，“我没有不高兴。”

姬发对着殷郊有着天底下最好的脾气，“好的，你没有不高兴，是我一个人开心。”

五

回家时桌上放着的饭菜已经凉了，殷郊久违地觉出饿意，端起桌上的汤喝了一口，汤里飘起一丝丝的鲜红，他瞬间变了脸色。

站在厨房的姬发正要走过来拿他的碗，“汤凉了你别喝，会腥。”

殷郊赶紧一口喝完，白瓷的碗底干干净净，他含着汤含糊地说，“我去洗个手。”

卫生间的镜子映出毫无血色的脸，鬼似的眼睛，一汪眼白里装了半份可怖的黑，他张嘴，血从齿缝里渗出来，再低头，血一滴一滴从口中落到洗漱台上，殷郊知道如果没有药，血会先从牙齿，再从鼻腔，从眼睛，从耳朵，从脖子上的红线上，从他身体所有孔窍里流出去，直到流得干干净净。他从暗格里抽出药箱，箱子里的药剩得不多，他抽出一支隔着衬衫打到胸口上，药效发作时似有千万只虫子在血管里冲撞，啃噬所有的骨头，不过三四分钟时间，已是满身大汗湿透了衣服，齿缝里的血像虫子一样缩回去。

殷郊跪坐着打开沐浴喷头，细密的水柱瞬间笼住身体，隔着水汽的白炽灯昏沉得像隔着云雾的太阳，他静静地盯着药箱，远远看着玻璃瓶里纯净的液体在热气里朦胧成一团冰冷的刀光，一道随时消失的死线，还有药箱深处不敢明示的诛心的刀。

姬发听着浴室的水声，许久不见殷郊出来，他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，像哥哥去朝歌的当日，像殷郊把U盘塞到他手中的当日，空气焦灼在半空，把他挤压得不能呼吸，灯光一圈一圈降下过度炫目的光环。

浴室门打开，换了身棉质白睡衣的殷郊看起来软和像如同一块棉花糖，柔软地融化在暖黄的灯光里，他说姬发我有东西要给你。

姬发像知道什么，说不急，吃完饭再说。

殷郊总是这样，他决定要做的事情要马上做，容不得姬发拒绝。

灯光下湿润的长发贴着殷郊的脸，让他看起来像刚淋过雨的小狗，他拿着一片薄薄的玻璃郑重地递到姬发眼下，垂下的眼睛里有一股真诚的狼狈。

“这是你哥哥的……切片，”他不敢仔细说，怕伤了玻璃片里的和眼前的人。殷郊将手里的脑髓切片放在姬发的手中，“它是我从父亲实验室里唯一偷出来的东西。”

姬发不知道他怎样把这东西带出了实验室，他浑身颤抖地接过薄薄的玻璃。没有仪器，透明的玻璃片看不出来什么，姬发转身将玻璃片摁在胸口，恨不得用其破开胸口，他没有哭，眼泪却先于悲伤流出来。

殷郊艰难地靠在餐桌上，他看见姬发的痛苦，一瞬间疼痛击穿了心脏，他快要站不稳，他记得切片背后放着伯邑考与他父亲的照片，穿浅卡其色衬衫的青年，温润的侧面与姬发一模一样，他盯着照片剖开手臂，裹着胶带的切片被他生生塞进血肉里，那日也是一样，眼泪先于疼痛落于地面。

许多天两人并不愿提及最伤人的事，姬发知道以殷郊的性格，这件事迟早会被他放在幕天席地上，赤裸裸地展开，就像他赤裸着身体质问父亲一样，姬发以为自己可以忍受，但他面对时，属于血脉的痛让他不得不转身避开殷郊，他无法责备殷郊，但那一瞬间他也无法直面。

“那天你不应该来救我，不值得。”

姬发摇头。

“我没了哥哥，你让我连你也失去吗？”

“你在救一个仇人的儿子。”

“我没有救下你。”姬发突然转过身看着殷郊，血气从胸口冲到口腔，他还记得那时，他看着崇应彪手里的刀从殷郊的脖子抹下去，血溅三尺，溅得满墙皆是鲜红，世界瞬间变成雪白的空洞。“你说我应不应该感谢你父亲，他研发的药让你活下来了。”

殷郊笑了，他笑得有些凄厉。

“至少让我把切片还给了你。”

姬发说，只有此吗？

殷郊站起来，他比姬发高，他未低下头亲吻姬发的嘴唇，他亲了他的额头，说：“也许留我活着要对你说，姬发，我爱你。”

姬发闭眼，未忍住，将殷郊推倒在椅子上，压迫地吻他，吻过鲜红红线的脖子，他恨不得咬开血线，将这人的血喝到腹中，与伯邑考一样，渗进他的骨血里，生生世世，千秋万代。

六

昆仑山起了狂风，风夹着雪卷起旧窗帘，卧室的窗未关紧，被吹出呜咽的悲响，殷郊顶着狂风压紧窗栓，夹着雪籽的风拼命地拍打着玻璃，砸出叮当的脆声。

姬发未带冬天的衣物，裹着毛毯，一天接十七八个电话，比昆仑试图早早降下的雪更焦急，殷郊早几日便劝他下山，每说到姬发便可怜地看着他，殷郊只好忍着，他只能忍着。雪下得大的那日，姬发冷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两人抱着窝在被子里，殷郊握着姬发双手给他呵暖气，他现在的血气异常的高温，姬发暖得要睡着，迷糊地说你跟我回西岐吧，殷郊抱着他说睡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

姬发一睡就进了昏黑的甜梦乡。

姜文焕带着物资上山时，殷郊已给姬发换好了衣服，殷郊有非常漂亮的眼睛，瘦了越发显得眼睛像一团黑火，拿血烧出的艳色，他坐在床边看着姬发，他母亲曾说他鲁莽，姬发说不是，你是杀伐决断，殷郊想杀的是我伐的是你，就断在此处吧，他的一腔热血早就落在实验室的白墙上，他留不下什么，至少他可以选择不再次死在姬发眼前。

姜文焕看着殷郊的背影，这个和他姑姑一样有着最纯净善良的血和最坚硬不屈脊骨的表哥，却弯着腰给姬发整理着乱了的鬓发。

“表哥，你跟我们回西岐吧。”

“我不能跟他回去。”殷郊低头轻声说，“他要与邑姜订婚了。”

“他一定不愿意！”姜文焕难得急了。

“文焕，我只是不愿参与殷家争斗中，不代表我不懂，如果西岐已经需要他联姻解决问题，恐怕事情已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了。”

“可是他想你活着。”

“我还活着，但也会死，我随时会死。”人不能承受一次又一次失望，殷郊像重新躺回了草地，他的血肉，他的骨头，被一刀一刀剥离，那个赤裸到透明的魂魄，有着太多的恨与痛，他与姬发，如果要选择，他宁愿自己去走失去的路，总要有一个得到些什么。

姜文焕不想放弃，“鄂顺可以活着，你为什么不能。”

“希望你记得，鄂顺是我父亲亲手杀死的。”

姜文焕看着殷郊眼里的火苗，一时失去语言。

“你父亲的过错，与你什么关系，你救了鄂顺。”

“殷寿始终是我的父亲。”

殷郊在殷寿的事情上异常固执，血脉是束缚在他脖子上的项圈，非死不休。

“姬发说你愿意跟他一起回西岐。”

“曾经是。”殷郊说，“但是文焕，我要用什么身份回到西岐，仇人，敌人，还是他的地下情人？”

天地悠悠，日月轮转，来了的人，离开的人，不过是他身边昏了又亮，亮了又昏的光，仇是他一人的，恨是他一人的。

他按着姬发的胸口：“你的心思，埋得这么深。”说完又笑，姬发的心在他这里又如此浅，浅得一览无余，“不要想那么多，才活得久些，福泽绵延荫及子孙。”

“文焕，姜师来找过我，我和姬发走不了同一条路。”

“他活着，我已经死了。”

昆仑山的雪籽从屋里吹到落在殷郊裸露的脖颈处，又瞬间融化成水。
大梦一场，就像这昆仑雪，终是落在炙热处，融了个干净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